



草根网红,点亮生活的一束光

□ 李丽

近期,一股“草根热”在网络上悄然兴起。从江西景德镇的“鸡排哥”,到河南许昌的李富贵,再到湖南怀化的“晓华理发师”,越来越多的草根人物走入公众视野,成为网络上的一抹亮色。草根走红的背后,不仅在于他们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,更在于他们身上那份真诚与质朴,触动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

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,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似乎越来越少。而这些草根网红,以真实的生活状态,为我们带来温暖

与慰藉。我们看到李富贵走村串巷、沿街叫卖努力生活的样子,会想起祖辈的勤劳与坚忍;看到“晓华理发师”用精湛手艺让顾客笑着出门,还是坚持只收30元的亲民价,仿佛找回了邻里之间那份熟悉的温情;从“鸡排哥”精选食材、幽默待客的日常中,我们感受到一种踏实专注的工匠精神。这些画面,唤醒的是一种集体记忆,也是一种跨越屏幕的情感共鸣。

草根网红的“出圈”,也在悄然改变我们对“成功”的定义。长久以来,社会对成功的想象多与名校、高薪、精英身份绑定。而他们的出现,则展现出另一种

可能:普通人凭借踏实劳动、专业技能和人格魅力,同样可以获得认同与尊重。这让我们看到,成功并非只有一种模样,幸福也可以有多种形态。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,都值得被看见、被喝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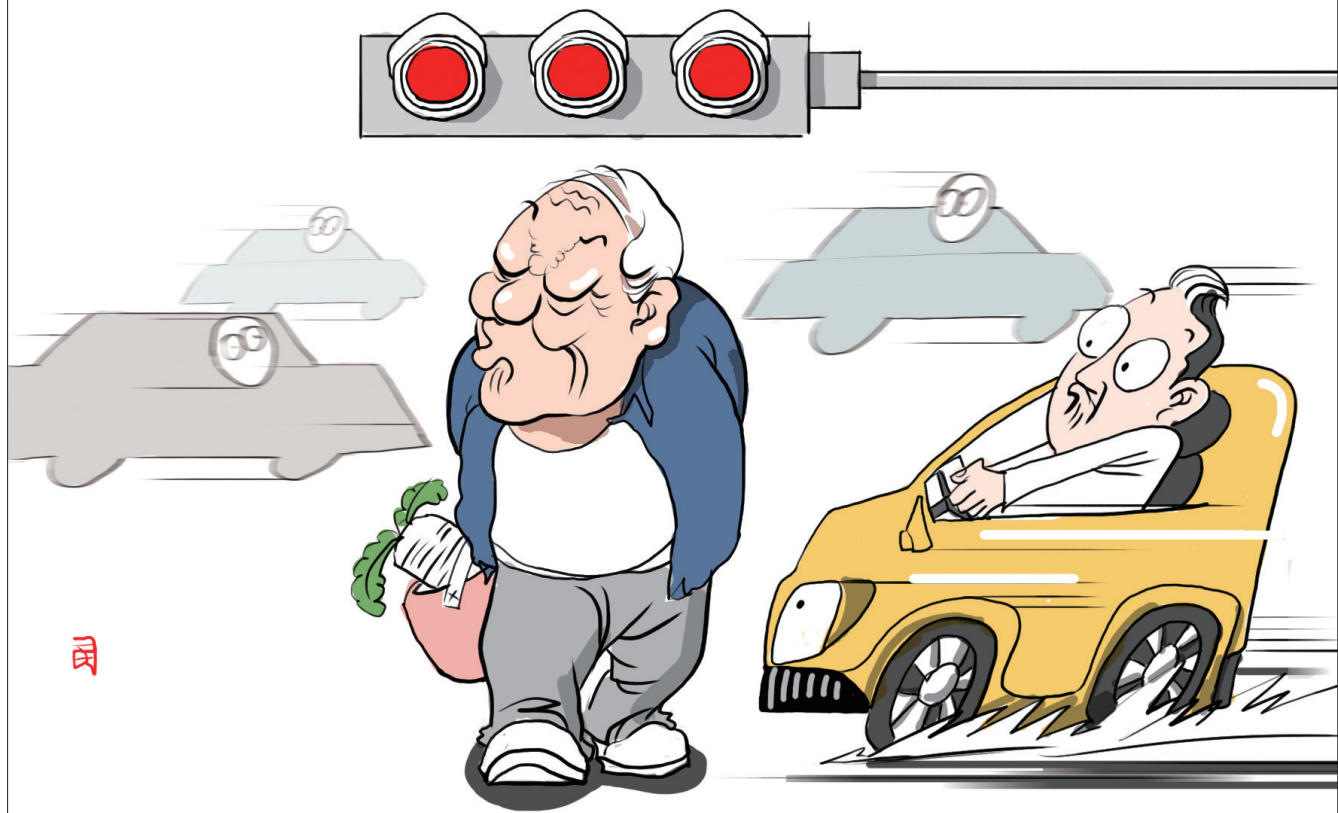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,随着流量如潮水般涌来,草根网红们也面临新的考验:如何在热度中保持初心,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不丢失本色?过度消费与包装,有可能让最初的质朴变味。这也提醒我们,在欣赏与支持他们的同时,不妨多一份理性,给予他们从容成长的空间。

说到底,草根网红最动人的地方,正是那份未经修饰的真实。在这个符号充

斥的时代,人们愈发渴望触摸生活的质地,感受人性的温度。他们的价值,就在于让我们看到生活本来的样子——有烟火气,有汗水,有挫折,也有坚守。

我们关注的,或许不只是“鸡排哥”“李富贵”“晓华”本身,而是他们身上所映照出的某种日渐稀缺的生活态度:诚实、专注、热爱、坚持。他们如一束束微光,照亮平凡生活的日常,也提醒着我们:在匆忙向前的路上,别忘了坚守初心。其实,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,都是自己生活的“网红”,都在以属于自己的方式,讲述着这个时代最温暖的故事。

画里画外



危险的“闲庭信步”

徐民 作

有一说一

□ 吕晓磊

近日,网友在高速服务区拍到一名全身赤裸、像动物一样吃饭、爬行的孩子,这一幕让无数人揪心。对此,其家人的说法是,他们对孩子采用“自然教育法”。

真正的自然养育,是在遵循儿童成长规律的基础上,让孩子适度亲近自然、感受生活。然而,涉事父母让孩子长期衣不蔽体,暴露于温差、蚊虫与意外伤害并存的风险中,用爬行替代直立行走,用舔食取代正常进食,这哪里是什么“自然养育”,分明是对孩子成长的严重不负责任。

从法律层面来看,父母的行为显然未尽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。我国法律明确规定,父母作为监护人,有责任保障孩子的基本生活、身体健康和安全,也要维护孩子的人格尊严,确保孩子能正常接受教育。而涉事父母既没有为孩子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安全防护,也未给孩子办理户籍,让其正常接受教育,这些做法表明其明显没有尽到监护责任。他们以“自然养育”为借口,宣称这是“家庭私事”,妄图逃避外界监督与法律约束,既不合法,也不合情理。

孩子的健康成长,需要自由而非放纵,需要自然而非原始。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父母的精心呵护与正确引导。长期处于“野人”般的成长环境中,孩子可能会出现语言发育迟缓、社交能力缺失、心理认知偏差等问题,这些伤害或许会伴随其一生。当监护人严重失职时,社会力量与公权力的介入至关重要。目前,相关部门已要求家长让孩子穿上衣服并办理户口,但这仅仅是第一步。后续还需对孩子的身心状况进行全面评估,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治疗;同时,要对涉事父母开展强制家庭教育指导,让他们真正明白监护职责的重要性,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。

任何教育方式都不能凌驾于儿童权益之上,父母的监护责任不容推卸,“自然养育”更不能成为一些父母失职的遮羞布。

『自然养育』不是父母失职的『挡箭牌』

街谈巷议

文学应植根乡村热土

□ 刘学

10月15日,中国作家“驻村”计划启动,这是贯彻落实中宣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《“文艺赋美乡村”工作方案(2025—2027年)》精神的具体实践,是文学界积极响应号召、以文艺力量赋能乡村建设的生动体现。

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,是承载乡愁记忆与人文精神的热土。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,乡村始终是浓墨重彩的篇章。它既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,也是作家观照现实、书写时代的重要场域。绵延的乡土不仅养育了世代代的中国人,更珍藏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密码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,作家与乡村大地一直有着不解之缘。可以说,一部现当代文学史也是中国作家乡村叙事的见证。进入新时代,

中国乡村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广大作家走进乡村、记录乡村,不仅是为了守望故土、留住乡愁,更是为了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建立更深厚的联结。

文学要真正面向乡村,首先必须完成视角的根本转变:从“书写乡村”转变为“倾听乡村”。这意味着作家需要摒弃高高在上的姿态,真正地“下沉”,让双脚沾满泥土,让心跳与土地的脉搏同频共振。这不仅是一次采风,更是真正的融入。如同柳青笔下《创业史》中的梁生宝,之所以血肉丰满,正是因为柳青在皇甫村扎根十四载,早已将自己活成了他们中的一员。他写的不是“他们”的故事,而是“我们”的命运。

乡村绝非文化的荒漠,而是一座蕴藏着中华民族生存密码与精神原动力的富矿。这里有多重维度亟待发掘:乡村

是时间的容器,祠堂的碑刻、老人口中的传说、节庆的仪式,它们无不承载着一个民族集体的记忆。“天人合一”的古老智慧,至今仍在乡村的耕作传统、邻里交往中生生不息。方言土语中,蕴藏着被标准语所过滤掉的、无比鲜活生动的细微感受。

面向乡村的文学,最终指向的应是未来,应是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想象与精神动力的“启示录”。文学能做什么?它可以记录巨变中的灵魂战栗,它可以探索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可能,可以重塑一种基于土地伦理的、面向未来的价值观。愿我们的笔,能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、传统与现代的桥梁,因为,只有当文学真正拥抱了乡村,我们才能在这个浮躁的时代,重新确认——我们是谁,我们从哪里来,我们脚下的路将通向何方。